



与巨杨为邻

人们习惯在自己知道的事物上发表不知道的看法,且乐此不疲。近日校园内那棵有着40余年树龄的白杨树被伐,引来不少不知情的居民议论纷纷。

乙巳蛇年小暑前夕,骄阳似火。在一阵刺耳尖利的电锯声中,校园西侧锅炉房前那棵伫立近半个世纪的大杨树,终究还是倒下了,如同一位见证学校发展壮大的老者,悄然闭上了眼、停止了呼吸一样,令人唏嘘不已。

这棵杨树挺拔高大,枝繁叶茂,树身逾10米,从顶到底布满裂纹,如同条条青筋暴起,堪比肩四层楼房。树围近两米,一个壮年人揽不住,树冠覆盖范围约30余平方米,多半枝条密匝匝舒展在锅炉房顶,遮挡骄阳,该树仿佛成了小屋不折不扣的“保护伞”。

这是黄土高原上极普通极常见的白杨树。它不是钻天杨,因其长叶子前会吐出来一嘟噜一嘟噜麻絮絮,钻天杨则不吐絮。它也不像毛白杨,因麻絮絮脱落即长出嫩叶,不同毛白杨那样,麻絮絮变成青絮絮后脱落,才长出叶子。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每年二月二春雷响起,这类杨树似乎一夜之间努出串串麻絮絮,状若毛毛虫,垂挂枝



三爸的马齿菜

周末休息,我回村看望爹娘。

年轻时忙于家庭、工作,回去次数少。现在孩子大了,自己也快退休了,手头的事少了,爹娘却也老了,是时候常回家看看耄耋之年的老人了。

一早到家,爹娘就端出精心准备好的早餐。这不知热了多少回,虽不算丰盛,吃着却无比可口。一家人围着饭桌有说有笑,满是温馨。

饭后收拾饭桌时,我无意间瞥见桌边放着一小袋马齿菜,那是地里常见的野菜。

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马齿菜长出来后,娘总爱在蒸馒头时,顺手放一碗拌好的马齿菜粉条一起蒸。刚出锅的馒头就着这菜,我们吃得满脸幸福。后来日子好了,我们都在城里安了家,野菜渐渐淡出了餐桌。如今想吃一盘野菜,也不是太容易的事,爹娘老了,地早承包给了别人,偶尔见到几苗野菜,还怕喷了农药。所以看到这袋马齿菜,感觉很亲切。



暑假

武青山

儿时 暑假
麦场上追逐星星的
黑眼珠
从草垛缝隙里
漏出晴朗的欢笑

晌午 河边 石子路
看瓜爷爷的吆喝
追着光脚板的脚印跑
水草偷偷爬上额头
成了小脑瓜的伪装

傍晚的风
翻过矮矮的土墙

喇叭花抖落的清香
不小心
呛了妈妈唤归的嗓门

葫芦瓢舀起井水的凉
竹席圈住一院星光
葡萄藤下
紫烟轻轻摇晃
竹椅摇着奶奶的蒲扇
哼出吱吱扭扭的
旧时光

村口老槐树
蝉蛻里藏着
暑假最后的吟唱
那年的月光

早被时光锁进池塘
凉得像未拆的过往

我在他乡
翻晒记忆的底片
梦里总有萤火虫
提着灯笼
丈量我回望童年的
路有多长

夜空突然划过流星
烫出一枚光的
邮戳
正将我对暑假的
滚烫怀想
轻轻投递

王淑芬

沥青,蒸腾着白焰
舔舐裸露的臂膀
而你们,公路养护人
像从大地倔强生长的
仙人掌
在毒日焦烤的公路上
将身姿舞成昂扬的旗
只为车流驶过平安旅程

汗渍在古铜的脊背上
结晶成盐霜
闪烁着七月的锋芒
沉默的誓言
熔铸进每一寸滚烫的脉管

深深
深深奔入这延伸的版图

和一群哲学家争辩之后
我在思考
修路人和行路人的
哲学关系:
道路即存之基
养护即共在之证
行走即价值回响

而这群公路人
并不在意哲学
他们以路面为题
以路肩为界
在蜿蜒无尽的路上

挥洒如墨沥青
每一颗有理想的石子
都被排队夯实成平展路基
铺平、抹匀、压实
明天会有无数车辆驶过
车内应该开着空调
播放着《明月清风》
还有《人说山西好风光》
铺完路基
回身再给路的两旁
浇水、培土、施肥
期待从此
每年三月到十月
路的两旁鲜花盛开
路上行人
心情舒畅



夏县泗交避暑有感

刘建政

(一)

烈日暴晒毒焰灼,
千里热浪掀巨波。
座座楼窝点火炉,
排排住宅滚油锅。
幸有泗交消夏地,
苍峰翠岭林满坡。
涓涓溪流湿润送,
葱葱绿荫凉风拂。
农家小院民俗居,
依山傍水建客舍。
不用空调电扇吹,
舒适雅静安乐窝。
夜半户户鼾声起,
山谷轻飘夏凉歌。

(二)

群山环绕绿满目,
鸟语声声鸣空谷。
流水潺潺滋青野,
凉风嗖嗖拂肌肤。
山上山下两重天,
温差相差十几度。
早晚无有蚊虫叮,
清爽惬意体舒适。
空气清新过滤净,
天然氧吧洗肺腑。
一条河流一曲谱,
一座山脉一画图。
河东避暑何地去,
泗交山水好居处。



袁有生

骄阳似火
总念想老槐树下的阴凉
柳絮池塘碧波荡漾
孩童在笑声里戏水闹唱
蛙声蝉鸣
呼唤着习习凉风
老黄狗涎舌蹲在树旁
人们围坐在草席上
编闲聊天侃大山
把头上的草帽卷成蒲扇
家常絮语顶嘴抬杠
忘记一天的疲劳
花婢端来切好的三白瓜
分给众人品尝
赶鸡进窝
喃喃着天气的变化
光屁股的小子牙牙学语
一摇一摆
迷糊了家门的方向
逗乐了树下的爷爷奶奶
伸手摸摸孙孙的亲脸蛋
月上柳梢
萤火虫提灯照路
清凉祥和的夏夜
总叫人恋恋不舍



夏日公路